

卒仔

日頭才慚紅著臉悄然引退，夜幕便一層層落下，裹黑遠處的山、鄰近的田和連麻雀都飛得一隻不剩的偌大一片稻埕。晚風徐徐，樹影款款搖曳，彷彿無力揮著手，向辛苦卻也熱鬧的白日告別，不情願地迎來清冷的漫漫長夜。

廣袤的平疇綠野間，稀疏錯落著幾戶人家，忽微燈火熒熒閃閃，或似蠟盡風燭幽光黯黯，照不亮四下黑壓壓的靜默。當中一戶人家，農村老式的平房矮厝毗連著二丁掛外牆的三層洋樓，中西糅雜，新舊並立，在寬遼的稻田、魚塭間格外顯眼。此刻，翹著二郎腿坐在洋房一樓客廳的金水，下意識按著手上的遙控器，螢光幕不斷變換來不及映入眼簾便已消失的畫面，卻是視若無睹；意識在來自古早或現代，電視機裡一波波國、臺語洶洶駁雜的音波聲浪載沉載浮，在時而飛奔似箭時而慢得好像凝滯不前的悠悠流光隨波逐浪，卻不知最終會漂到哪裡？金水呆若木雞，另一隻手夾著半支菸，像未上發條的機器人，更似博物館的蠟像紋風不動，若不是還在燃燒的香菸仍見煙絲裊裊，眼下時空彷彿全然凝固。

「你嘛幫幫忙，」

身旁忽響起剛從外頭回來的女人的如雷獅吼，緊接著啪地一聲，電視機的洶洶音浪和閃閃畫面頓時消聲匿跡。金水失落的神魂這才被召喚回來。條件反射似地霍然起身，無視橫眉怒目的女人，自顧自地轉身朝廁所走去。邊走邊摸摸臉上鬍渣，感覺又冒出些鬚頭，就像是長久以來的某些情緒，又彷彿這陣子悄然萌生的奇思異想，扎得金水癢癢地不太舒服，卻始終揮之不去。

「整天就知道窩在電視前面，什麼都不管……」金水故意把拖鞋踢踏得啪嗒嗒響，還是掩蓋不了耳後機關槍似的連聲叨罵。

「喂，說你呢！別走啊，繼續看電視啊！怎麼就不看了？你……你這個卒仔……」

砰地關上洗手間木門，把女人永無止歇的嘮叨碎念和滿腹的憋屈火氣暫時關在門外。金水照了照鏡子，下意識又摸了摸疙瘩似的鬍鬚渣渣，撥了撥垂在額間那縷髮絲，這才走到馬桶前，移了移腳步拉開拉鍊，解放一肚子廢水。小解完站在門後聽了一會兒，才開門走出來。女人已經不在客廳，廚房卻傳來一陣乒乒乓乓。緩步踱回沙發一屁股坐下，點上菸翹起二郎腿，再次打開電視。

頻道依舊在指間的遙控器輪轉跳躍，躍然起伏於思緒如浪翻騰的腦海。一幕某知名品牌的喜餅廣告驀地吸住目光。「我們結婚吧！」在多短暫的那個時間點，這可是多浪漫感人的一句話。不復記得當初講這句話時女人的表情反應，倒是婚後或指著金水鼻子或喃喃叨念過無數次的那句「郎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長年在耳畔、心底縈迴盤繞。只是金水始終沒搞懂，女人想表達的，究竟是嫁錯人的怨懟？還是怪責老公入錯了行？又或兩者皆是？

只不過，女人或能埋怨自己有眼無珠嫁錯郎，卻萬萬不能怨怪他人錯行。因為，金水可是還沒出生就註定要做這行的。



金水不僅在魚塢長大，靠著魚塢養大，甚至還差點在魚塢出生。

祖父是國共內戰時期逃難到島嶼南方這個小村落的廣東人。原本務農卻善於烹飪的祖父，初時在村裡開了間麵店，卻因那時環境艱困和鄉下人多不喜麵食而關門大吉。後來租了幾分水田做回農夫，趁著「公地放領」耗盡積蓄賣光家當，還東挪西借地買了塊田，娶了祖母這位臺灣姑娘，從此成了落地生根的自耕農，在水美土沃的平原一隅腳踏實地，看天吃飯。

歸夢無期但鄉音仍在，原就燒得一手好菜的祖父，農閒時最喜歡下廚料理出一盤盤故鄉的味道，邊做邊流淚。燒鴨、豉油雞、蒸腸粉、蒸蝦餃……等等彼時農村罕見的吃食，祖父總捨得花錢買食材，更肯花功夫烹煮一道道記憶的滋味。其中祖父最拿手也最愛的（聽阿爸說這也是曾祖父的最愛）是一道「東海遊龍」——說穿了就是清蒸石斑。蔥段薑片鋪盤去腥，魚身淋上醬油、高湯、米酒再灑點糖，大火蒸個幾十分鐘後擺上蔥、薑絲和香菜，再澆上一杓滾沸熱油，光看就讓人食指大動。只不過，那年頭石斑魚無人工養殖，不但昂貴，更是罕見，也只有如曾祖忌辰之類的重要日子，才會設法煮來遙寄孝思。

孳草、布田做了大半輩子農夫，祖父從未妄想飛黃騰達，更不曾做發財的白日夢。當農夫對於祖父而言，既是命也是福分，更是天經地義地認命、惜福，打心底安於一輩子揮汗澆灌溫飽，以及彎腰收割簡單的心滿意足。壓根兒就沒想過，隨著寶島經濟起飛，百業昌旺，唯獨農業每況愈下。因而沿海一帶一畦畦水田相繼變成一池池魚塢，鋤頭耬犁換成箱簍繩網，農夫變身漁民，襲捲島嶼濱海農村的養殖業浪潮倏忽洶湧來，祖父順時應勢，無心插柳卻用心學習鑽研，費心耗力築池探井，意外成就了興旺一時的家業。

箱網養殖技術未臻成熟的當年，左近農戶大多選擇容易入門又好收成的草魚、吳郭魚或虱目魚養殖，唯有對「東海遊龍」情有獨鍾的金水祖父，特立獨行地養起了石斑。既是採用陸地魚塢的養殖方法，魚池的建築結構就成了首要關鍵。一般養殖池有所謂土岸、混凝土堤或是硬岸幾種；鋪墊池底的土壤，依組成粒子粗細還分有壤土、沙土、沙礫泥、坩土和黏土。金水家的魚塢採以沙土為主，配上少許沙礫泥鋪底的土岸，那可是祖父幾次嘗試錯誤才找到的最佳組合。養出來的石斑不僅肥美，烏黑油亮的魚身更添賣相。此外，自小就聽阿爸一再強調「養魚先養水」——完成推土機翻土、灑石灰和太陽曝曬的整池、晒池程序的塢仔，還得渠引海水為主要水源，另掘深、淺水井各一，以特定比例搭配淺井的「澀仔水」與深井富含礦物質的淡水，才得以養成一池好水，也才能養出身價非凡的一尾尾好魚。

緣慳一面的金水，自小常聽阿爸談論祖父如何勤耕苦作如何胼手胝足開創一番事業。阿爸總說祖父一生好像長長鐵道的一列列火車，載著現實苦難一路疾馳過溫飽、玩樂、無憂無慮的一站站過站不停；沉重緩慢的車廂，又一站站滿載娶妻、生子、安身立命的行囊包袱，在冷峻漫無盡頭的軌道搖晃駛向未來。冰冷艱辛的歲月，縱橫交錯出過河卒子般一道道拼命的軌跡，在額頭、眼角拖出一條條似魚兒擺鱗奮游的滄桑紋路，路途漫漫，卻是無悔無怨。

克紹箕裘的阿爸也是個優秀的養魚好手，金水出生前，家裡已是遠近馳名的石斑魚專業養殖戶。只可惜，擅長配種、孵育魚苗的阿爸，和阿母卻遲遲生不出這片廣袤魚塢的接班人，彷彿生命的魚塢「著災」似地連生五個女兒。阿爸不曾哭天罵地，依舊夜夜埋頭苦幹不放棄，直拼到早該「不惑」和已過「一枝花」年紀的夫妻倆幾無耐性、氣力，才懷上這最後一胎希望的種苗。

那日，阿母挺著便便大腹在池裡頭趕著網魚出貨，成群魚兒活蹦亂跳，跳呀跳地忽然一尾大魚撞到阿母肚子撞得金水差點就倒栽蔥地滑了出來。幸好一旁的阿爸手緊腳快地把阿母載到醫院。常聽姐姐們笑說阿母連手術檯都沒躺正，就聽見金水的哇哇哭聲。大上十來歲的大姐還三不五時提起，一家人瞧著金水的「小雞雞」，迴響的歡笑聲久久不輟，阿爸阿母更是笑到合不攏嘴……

打娘胎出世，金水就已經入了養殖這行，不曾選擇，也沒得選。

倒不是討厭這行業。只不過凡事總不太有主見的金水，對於魚塢或池裡的石斑魚既無特殊情感亦無慧根，更生不出阿公和阿爸那股子

拼勁。金水可不是好吃懶做的人，魚塭該做的活兒，譬如小時候提水調漿、餵灑飼料，跟在姐姐後頭天天繞著池岸四周除草；上了中學，下課常掛著畚箕扛起鋤頭，跟著阿爸清淤泥翻整池底；成年後便包攬一切日常工作從不抱怨偷懶。該學的，諸如挑種配種、孵卵育苗乃至築池養水等基本功，向來也是阿爸教什麼金水就學什麼，不曾有半點異議。反正就是隨遇而安，無所謂好、惡，卻也談不上興趣或抱負。從小到大對什麼事都不用心、懶得費勁，以至從未傷過腦筋的金水，隨遇能安的本事愈練愈大，就連這個老婆也是阿母安排相的親，阿爸作主決定；怕新娘委屈，嚷著在老宅旁蓋了幢樓仔厝，也是姐姐們的主意；甚至連婚禮都是爸媽統籌發落——阿爸說要請幾桌就請幾桌；阿母說帖子該發給誰金水就騎車去發去送；婚禮當天要請專業攝影師錄影，即便內心頗不以為然還是點頭說好——難怪日後女人常笑說，結這個婚好像一點兒都不關金水的事。

婚禮當天席開好幾十桌，鬧哄哄亂七八糟，金水根本記不得當時情景。幸好有錄影。每回，從影片中看著阿爸呵呵笑得露出那張缺了門牙的大嘴，卻毫不在意地上臺致詞，內心總會莫名一陣搖動。

畫面裡，阿爸明顯喝茫了，滿面紅光摟著新娘，特意對著攝影機大喊「歡迎妳來到這個家！」笑得眯成了縫的雙眼，眼角像有兩群魚匯集，一起朝著混濁的瞳仁游去。笑容如花，魚尾的紋路波動如浪，好似掙扎著湧出洋洋喜氣的氛圍，勾帶出絲絲無名的惆悵。對著鏡頭說了那句歡迎詞，一向寡言鮮語的阿爸就只是傻笑著站在臺上，好一會兒才想到什麼重要事情似地大聲宣布：

「阮金水今仔日娶某，嘛算是一个正港的查埔囡矣。魚塭仔以後就全部交代予伊，我要退休開始享福囉。」

當時，阿爸在臺下一片哄笑拍手叫好聲中把麥克風塞給了金水。呆愣半天，就是說不出隻言片語，好不容易才在眾人屏息以待的尷尬靜默中勉強擠出一句「謝謝大家」，便忙不迭地把麥克風交給身旁的新娘，招來一陣哄堂大笑。原本也緊張到眉心糾成一團的妻，一看到攝影機鏡頭瞬時笑逐顏開，轉頭看了看阿爸，態度從容地溫聲說著：「阿爸放心，金水一定會好好照顧魚塭仔，」又回頭看了金水一眼，呵呵接著笑說：

「當然，金水也一定會好好照顧我啦！」

阿母阿爸相繼走後這些年，每每重看影片，金水總會不自主地在阿爸致詞的那一幕按下暫停鍵，多看看以前未曾仔細看以後也沒機會

再親眼目睹的父容；經常反覆倒帶，就想再多聽聽阿爸說話。只不過倒來轉去盯再久也沒用，阿爸就說了那幾句。幾十年父子，阿爸不曾留給金水太多的言語，彷彿所有想說和要說沒說的話，就全都貯藏在那一池池的魚塭了。

偏偏沒拼勁又沒慧根的金水，就是聽不懂那些關於養殖的話語。

★

電視五光閃爍的畫面又被摠滅了。

「魚都快死光了，你就不想想辦法？」女人居然沒發脾氣，和顏悅色的模樣反倒讓金水不自在。

「不會啦，魚仔只要有水就會活，毋免遮緊張。」金水國、臺語雙聲齊發強調一切安好，語氣卻顯得軟弱無力。

「還說我緊張？」女人火氣轟地又點燃。「你以為我整天在工廠上班，就不知道魚塭被你搞成什麼樣子了嗎？」

「還能怎麼樣？」仰頭看了女人一眼，不由得放低聲調：

「哎，沒事啦！這些年不都是這樣？」

金水邊說邊轉過頭，忽發覺日光燈的顏色有點奇怪。半掩的木質大門被燈光拉出長長影子，橫在夫妻倆之間，像棋盤上的楚河漢界。隔著無形的鴻溝和女人分辯難以辯駁的無可奈何，忽覺得自己像極了一枚無心前進，卻讓命運這隻無形的手擺弄著步步往前，偏偏又總被莫名障礙牽絆阻擋而始終過不了河的卒子，進退不得，手足失措。

「是啦，魚只要有水，連飼料都不用吃喔。那你呢？是不是只要有電視也不用吃飯了？」

深知如何爭辯也無濟於事的女人撂下這句話，便像隻戰勝的公雞轉身朝廚房神氣走去。早餓得肚子咕嚕叫的金水嚥了嚥口水，不甘願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掙開沙發溫柔的包覆。起身時瞥了電視一眼，瞧見黑黑螢幕映照出一條瘦瘦長長的人影，彷彿被電視機裡黑洞似的無盡黑暗吞噬，任憑人影如何搖頭晃腦奮力掙扎，就是脫不了困。甚且，金水隱隱感覺這深不可測的黑暗，早晚也會把自己，甚至是生命中的一切，全都一點一滴吸進去。

終究跟隨著女人背影拖步蹣跚向廚房。一直以來，女人掌管的廚房和金水賴以寄身的客廳就好像截然不同卻又不得不並存共生的兩個空間，各自流動著迥異的時間與節奏。金水明白得很，儘管看似各霸一方，但只要是這個家的一部分，就永遠不會是他金水的地盤。

就好像現在，像隻落荒之犬夾緊屁股離開客廳走進廚房，便是在女人統領的這個家，又一次接受招降。

坐上餐桌，寬口青花大磁碗滿盛著香白米飯擱在面前。金水拿起筷子乖乖坐著，和五歲大的獨子文祥一樣。默默看著女人炒菜、上菜、端湯忙來忙去，湯鍋熱氣氤氳裊繞，似一簾薄紗輕攏著女人線條立體卻略顯凶悍的五官輪廓，平添幾許柔和。天花板吊掛著二管被塵灰、油垢半蒙住目光的日光燈，勉強睜亮朦朧的眼眸，凝視著安靜等待的父子倆。不奈枯坐的兒子拿起湯匙敲打飯碗，笑咪咪望著呆若木雞的金水。端上來最後一盤菜，順手用力拍了拍愈敲愈起勁的兒子一下，女人這才坐下，對著舉箸蓄勢待發的金水喊了聲：

「還發什麼獸？吃飯啊！」

胡亂扒了幾口，金水便起身舉筷伸向擱在桌邊的湯鍋，翻挾半天就是挾不起那塊想吃的魚肉。筷子在鍋裡翻來攪去愈挾愈用力愈煩，忽瞥見女人遞來的湯杓，金水頓了頓，不情願地接了過來，這才撈到自己最愛的那塊魚肚。兒子見了連聲叫著：「把拔，把拔，我也要！」只好把魚肉舀進兒子碗裡。文祥這小鬼不知是高興吃到了魚肚，還是開心再次搶贏老爸，朝金水呵呵笑個不停，眼睛眯成了兩條魚。金水莫名一陣歡喜，也跟著憨憨笑了起來。女人卻在桌底下踢了他一腳，這才恍然搶過兒子的碗，一根根仔細挑出魚刺。

搞定那塊魚肚，看著文祥埋頭津津吃得不亦樂乎，金水才又拿起湯杓舀魚。騰騰熱氣在眼前縈縈裊裊，視線穿過濛濛煙霧，圓圓湯鍋好似扭曲變形，扭變成宛如魚塢不太齊整的輪廓。是啊！金水搜撈著魚肉稀稀落落的偌大湯鍋，不由得感慨，還真像是自己越養魚越少的魚塢。阿公、阿爸當年繁殖興旺的盛況早已不再，接手後整個養殖業從飼料、魚塢工法到新養殖技術天翻地覆似的變革，讓金水遭遇未曾想像過的嚴苛挑戰；雖勉強穩住局面，但每況愈下的慘澹經營，卻讓自己好似被拋出桃花源花草鮮美落英繽紛洞口的那個武陵漁人，再也回不去美好的曾經。

女人也跟著墜落苦難深淵。想起錄影帶裡妻子如花燦爛的笑容，當時，或暗自心喜著嫁得戶好人家可享福了，誰知卻落得與倒楣老公共患難的地步。女人容或蠻橫霸道又愛叨念抱怨，卻始終不離不棄。

金水抬頭瞄了風霜滿面的女人一眼，眼神滿是歉意。

「把拔，把拔，我跟你說喔，」吃得滿嘴魚肉屑的兒子忽然仰頭叫嚷著：

「我今天又聽到阿木叔叔跟我說你是個『卒仔』耶！把拔，卒仔到底是什麼？」

女人摸了摸兒子的頭，邊摸邊輕聲說著「乖，專心吃飯。小孩子別亂學大人說話……知道嗎？」之類的告誡話語，又挾了塊雞肉擱進兒子飯碗，有意無意地瞥了金水一眼。

眼神沒有金水習以為常的頤指氣使，也不似爭辯鬥嘴慣見的凶悍跋扈，反倒是有點像女人以前旁觀金水和阿爸下棋，金水每每被逼到棄子投降，女人便會情不自禁流露的那種不捨與懊惱——不捨走一步是一步的老公被痛宰；更懊惱過分隨遇而安的個性，常把明明會贏的棋下到輸。金水也是無意間才驚覺到女人的棋力遠在他們父子之上。一生勤樸的阿爸沒什麼嗜好，就愛閒時下兩盤棋，可父子倆或受限於天分或囿於個性使然，棋力普通棋品卻不太好。愛悔棋不說，還時常爭得面紅耳赤，真應了「當局者迷」這句老話。為此，阿母曾拿油性黑筆在木頭棋盤那一長條空白的楚河漢界寫上「起手無回大丈夫」，卻只是聊備一格罷了。婚後總在一旁觀戰的女人始終恪守「觀棋不語真君子」的好修養，從不對棋局指手畫腳，但是一再出現的這種眼神，讓金水先是不以為然，繼而好奇懷疑，直到半哄半開玩笑似地和女人下過幾盤，才赫然明白連個查某人都下不贏的自己有多「淺」。此後，再不和女人下棋，金水也鮮少再去土地公廟與人賭棋，免得回回送錢給人花，還老被人笑……

夫妻倆不再吭聲。心事混雜著碗裡飯菜和各自不斷咀嚼的話語，一口口全又囫圇嚥進肚子。盯著盤盤都是自己愛吃的菜，金水一碗飯越吃越是鹹甜酸澀五味雜陳，待看見女人已放下碗筷，胳膊撐著那張不再皮光肉滑不再亮麗動人的臉蛋若有所思地凝望著兒子，鯁在喉嚨分不清什麼滋味的一大坨黏稠，更是難以吞嚥。

說「金水是卒仔」這樣言語的厝邊頭尾，又豈止阿木而已。



阿爸走後，魚塭連續「著災」了好幾年。池子裡的石斑魚忽變得莫名難伺候，不是遇上個小小寒流便集體凍死，就是原該肥美的石斑愈養愈小隻。接二連三的意外讓金水慌了手腳，慌亂得忘了阿爸生前再三告誡的鐵律，更聽不進女人苦口婆心規勸，竟用上削價求售這種殺雞取卵的下等手段。人不敷出的窘困雖然暫得紓解，卻得不償失，不但引來左近同行的齊聲幹譙，更引發了惡性競爭的殺戮循環。砍得家家血淋淋的殺伐聲還未止歇，跨越好幾個村廣袤相連的魚塭，無論

魚種，竟又接連發生魚群翻肚暴斃的瘟疫，更讓養殖同業焦頭爛額。沒人找得出疫情的原由，卻開始有人怨東怪西，更有人趁機恣意捕風捉影胡亂放話，一傳十十傳百，愈傳愈是活靈活現，講到最後，矛頭竟全都指向金水。

某日，從小玩到大，也是養殖戶的鄰居老友阿木突來扣門。雙手拳頭緊握，眼神惡狠狠地對金水咆哮著要給個交代。

「逐家攏嘛講塹仔著災是恁兜害ê，講你為著欲降低成本好通來霸占市場，所以由東南亞進口足濟透著工業原料的歹飼料，毋遮會來害塹仔的魚攏死翹翹，你講是毋是？」

阿木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唬得金水緊張到說不出話反駁。女人聞聲急匆匆從廚房衝了出來，一手叉腰一手抓著把炒菜鐵鏟擋在金水身前，揚起手中鍋鏟指著阿木，用更高的分貝還以顏色：

「話可不能亂說喔，阿木，拿得出證據再來囂張啦！」

氣急敗壞的阿木揚手大力一揮，揮落女人指到眼前的鏟子，直著脖子臭著一張臉，國、臺語混聲吼道：

「那妳說，是不是金水先賤價搶生意？是不是妳家的魚先翻肚？這場魚瘟若不是妳家金水造成的，那還會是誰？不用瞪我，這話毋是我阿木仔講ê，是咱庄仔內逐家攏嘛按呢講，妳知無？」

「知你一箍死人骨頭啦！」罕說臺語的女人罵起人來可「輪轉」得很。女人彎腰撿起鍋鏟，順手往牆壁使勁一拍：

「有問題的魚飼料要毒也先毒你家的魚啦！你腦袋進水了喔？金水會蠢到先毒死自家的魚？」

女人簡單幾句話就堵死阿木氣咧咧的臭嘴，金水暗自大聲叫好。猶似咬輪的喪家狗，夾尾逃去前仍得吠幾聲以示勇猛，女人卻由不得阿木囉哩叭嗦，一個勁揮舞著手中「兵器」，連珠炮似地火力全開，轟得無言以對的阿木只能噤哩咕嚕著沒人聽得懂的絮言碎語。叨念了好一會兒，才趁著女人罵累了暫停喘氣的時機訕然離去。

日斜影長，才回過神的金水，望著追罵到門口的女人映照在磁磚地板的長長身影，忽覺得這個女人好巨大。只是，謠言能遏阻，魚塹災情卻還是持續蔓延。

過了幾天，阿木又找上門。一看見沒好臉色的女人，阿木就忙著擺手告饒：

「先講喔，我毋是來冤家ê，是有代誌欲找金水仔參詳。」

原來阿木約了一夥同業要找里長申訴。一進門，只見里長伯雙腳勾纏如蛇，身子蜷縮在籐椅不知是睡是醒，昏暗的燈光照得里長伯的影子一團黑雲似地趴在地上。走近前，才看清楚里長伯正在「啄龜」，指間還夾著已熄滅的半截菸，花生、瓜子之類的殼屑散落一地。看過籐椅背後，牆上高懸著某議員送的「勤政愛民」和某某董事長敬贈的「愛民如子」兩塊牌匾並排相連。金光閃閃的大大二組「愛民」字樣緊緊偎依著，彷彿昭告、強調里長伯何等愛民。大夥齊叫了聲「里長伯仔！」驚得年逾耳順的老人一個翻身，差點摔下籐椅。

「恁哪會遮罕行？來，逐家攏入來內底坐。」

問明來意，里長伯出了會神，才與眾人約好隔天到各魚塢巡視，卻也看不出所以然。雖然里長伯蓄了縵花白長鬚，畢竟不是土地公，施不了法術讓魚兒起死回生。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沒辦法，最終只能委請里長伯代表眾養殖戶向鄉公所求助。

又過了沒消沒息的好一陣子，找了幾回里長伯沒一次見得到人。某個午後，這群一籌莫展的大男人又齊聚土地公廟「答喙鼓」，忽見一票大男人匆忙而來。原來是同一條河上游的養殖農戶。言語問答間才知道竟是水質出了問題。不少黑心工廠胡亂排放大量的工業廢水，其中某些重金屬經由河川滲透進沿岸的土壤與水井，造成好幾處魚塢必用的淺井「澀仔水」嚴重污染，才搞得人仰魚翻不可開交。

來訪的養殖同行，正沿河串聯所有受災戶共同具名要求相關單位介入調查。又過了一段時日，調查報告出爐，金水和阿木不可置信地死盯著黑心工廠負責人名單當中的兩個名字。阿木悄悄拉著金水溜到外頭咬耳朵：

「這兩個敢毋是里長伯仔厝內面掛ê牌匾頂懸，彼个啥物議員佻董事長？」

「沒錯，就是他們……哇塞，」思緒豁然貫通的金水不禁叫喊：

「難怪里長伯都不理我們。不行，一定得討回公道。」

於是，心急火燎的阿木立即號召一群養殖業者殺到里長家，施壓逼里長伯和議員、董事長出來面對。不料，拉布條、舉標語、丟雞蛋還出動「大聲公」抗議了幾天，不但毫無所獲，示威群眾還一天少過一天。打探之下才知道對方可不是「吃素」的，唆使了不少「朋友」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很快，阿木這群烏合之眾也就隨人顧性命地鳥獸散了。

金水感到奇怪的是，調查既有了結果，怎麼沒有後續行動？

阿木和少數幾位「查埔囡」繼續和對方吵來鬥去，死不肯退讓，金水卻不再攙和其中。因而每每遇見或經過金水家門口，屢遭挫敗的阿木和那群伙伴們，總會雙手插著口袋，擤鼻涕似地乾哼幾聲，呸地吐一口痰才轉身離去。偶或看到兒子文祥，還特地彎下身，怪腔怪調對小小孩童說一些諸如「知不知道你家的魚就快死光光了？」、「弟弟好可憐喔，有個卒仔阿爸。」之類半為洩忿半為滿足自我勝利虛榮的無聊話。其實阿木自己才是個卒仔，金水總如此想著。可不是？害怕又被女人「洗面」，不敢「侵門踏戶」只敢背地對小孩子說東道西，不是臭卒仔又是什麼？像阿木這種「無某無猴」的莽夫，又怎會懂得為人夫、為人父的苦衷？

欸，望著窩在客廳角落一個人玩得不亦樂乎的文祥，金水不由得又嘆了口氣。

不是沒想過豁出去奮力一搏，可養殖戶集體示威抗議後好長一段時日，住家和魚塭附近時見外地人鬼鬼祟祟；鄰近好幾處魚池的抽水馬達、水車、攪拌機都遭到莫名破壞；連漁網箱桶等器具也無一倖免。氣氛最劍拔弩張的那幾個星期，金水甚至不敢讓兒子去幼稚園上學，只能圈在家裡；魚塭幾近停擺，天天在家看著電視播不完殺人放火的新聞，金水好害怕女人上班途中遭遇不測……公權力莫名失蹤，不曾強出頭已然如此，阿木怎就不替他口中的「卒仔」們多想想？

又一次按下倒帶鍵，定格在滿面紅光摟著新娘的阿爸臉上。笑得眯成條縫的雙眼，眼角匯集了兩群魚，朝著混濁瞳孔游去。笑容如花，魚尾波動如浪，不斷搖晃影片畫面，不斷激盪金水壓抑的情感，搖啊晃地搖晃出兩行清淚潺湲如泉，順著臉龐緩緩流進阿爸在生時，生機盎然的一池池石斑魚塭……

影像戛然而止。金水抹了抹臉，心念終於牢牢釘住這些日子以來如蟲蠢動的那個想法。



金水窩在沙發，電視機沒開，也不似往常汗衫短褲的頹廢裝扮。女人翻找出結婚時的襯衫西褲，熨燙得平整筆挺逼迫金水穿上。幸好領帶沒能找到。渾身彆扭等待著出發時間到來，百無聊賴的目光東飄西蕩，好一會兒才飄落在那塊刮痕處處污漬斑斑的大棋盤。

「把拔，把拔，這是什麼？」

前陣子被關在家裡的兒子不知從哪兒找到。大大木板塵灰滿身，左右橫豎四方格網，中間那條長長「楚河漢界」阿母用奇異筆寫上的

幾個大字依稀可見，歪扭字跡卻彷彿如褪色記憶般模糊不清。金水一時興起，抱起兒子說：

「這是棋盤，把拔教你玩象棋好不好？」

興沖沖在櫃子、抽屜四處翻找半天才找出盒舊棋，然後嘩地一聲全覆倒在木頭棋盤上，惹得兒子莫名呵呵笑個不停。金水把著小手，將反蓋的象棋一個個翻成正面，邊翻邊教兒子認棋……這小鬼卻忽地將一粒棋子推至金水跟前，大聲笑著說：

「把拔，這個我知道！這就是阿木叔叔說的『卒仔』對不對？」

兒子的童言童語讓金水頓時打了個冷顫。滿盤棋子忽然間全變成一個個的「烏卒仔」，而一個個卒子上頭卻接連浮現出祖父、阿爸、阿母和妻子的臉，全像兒子一般咧嘴不停笑說著「卒仔，卒仔，金水是卒仔！」笑得金水覺得自己好累好累，內心卻好激動又好無助……「把拔，把拔你怎麼了？」直到一雙小手不停搖晃自己，才把恍惚的神魂慢慢搖了回來。

兒子巴著金水學棋的熱度就只有三分鐘，一脈相傳的沒天分更沒耐性，沒幾天就不學了，棋盤變成塗鴉的畫板，或是把棋子當成模擬操練的兵士。

看了半天，才在被兒子塗得面目全非的一劃劃五顏六色間，勉強辨認出阿母寫下的「起手無回大丈夫」那幾個字。欸，人生何其多變，步步棋都想起手無回、無悔，談何容易？就說自己吧，被罵了這麼久也真真假假地當了這麼久，原以為就這樣當個過不了河也冒不出頭的「卒仔」過一輩子，誰知道，到頭來還是被無形的外力攏掇、左右，既為了阿公、阿爸二代人血汗凝聚的魚塭，更被妻兒安全和自身未來裹脅著不得不努力飛越橫在面前的，命運湍急多變的河。

金水終究把內心蠢動的想法化為行動。就在阿木一夥非拼個魚死網破的激烈抗爭持續進行，衝突不斷發生那段時日，金水表面上隨著電視洶洶駁雜的音波聲浪載沉載浮，暗地裡卻悄悄而有系統地從上游開始，沿河逐一收集魚塭和水井的水質樣本；整理各村落養殖戶受災情況，製作統計圖表；還冒著相當風險偷拍那些工廠黑心排放的實況逐家錄影存證……女人還傻傻愣愣以為金水怕危險，所以白天窩在家裡無所事事，夜裡比較安全才摸黑出門巡視魚塭……好不容易相關事證彙整齊備，金水卻又猶豫不決。既提不起勇氣當出頭鳥，又生怕一旦蹺了這趟渾水，就再難游回凡事無爭的安全堤岸。

直到前些日子阿木又來敲門，金水才有了主意。

「嫂仔，」瞧都不瞧前來開門的金水一眼，阿木逕自對著從廚房走出來，邊走邊在圍裙上用力抹乾雙手的妻喊道：

「後禮拜咱庄 ê 欲包遊覽車去市政府頭前抗議，妳敢有欲去？」
不待妻回話，金水搶著應聲：

「這擺我和佻來去，」金水挺了挺胸膛，直視著阿木懷疑的眼神，朗聲又問說：

「佻妹婿是毋是佇報社食頭路？招伊來恰咱採訪，好無？」

「著喔，」愣了愣才恍然大悟的阿木脫口叫嚷著：

「就是愛將場面鬧予大，毋才有人共咱信篤。」興奮之餘竟摟著金水肩膀呵呵笑說：

「哈，猶是兄弟你較巧！」

望著呆立一旁的妻滿臉疑惑，金水竟也跟著阿木傻笑不停……

整裝待發的金水，望著桌上厚厚一疊文件資料，擬想著如何透過阿木妹婿的報導，將之公諸於世；卻又擔心，萬一記者看不懂，還是不相信這些白紙黑字，會不會像往常電視播的，要召開什麼公聽會？屆時是否就得親自出面說明、回應自己所蒐集到的事證？思來想去，不禁又擔心會有不明人士鬼祟破壞或人身威脅……嗯，應該不會吧？金水轉念又想，這種捅破馬蜂窩的消息一旦曝光，這一帶魚塢就會像之前什麼鐵路搞軌案的「泰安休息站」一樣成為熱門景點，採訪車、轉播車或好奇遊客肯定絡繹不絕，誰還敢輕舉妄動？只不過自己向來龜縮慣了，恐怕難以適應眾人髮夾彎似的眼光轉變……呵呵。

愈想愈高興的金水，愈發想像著魚塢疫情在管轄機關介入後逐漸得到控制、兒子生活作息恢復正常、女人不再整日叨念沒完、連老愛罵金水「卒仔」的街坊鄰居甚或是阿木，見了面也無不翹起大拇指的一連串風光畫面……

「叭！叭！」

遊覽車到了，喇叭聲拉回金水沉緬的神思。起身當下，驀地瞥見棋盤一枚被兒子擺在「楚河漢界」的黑卒，棋子周遭一道道畫得亂七八糟的線條，好像滔滔流水滾滾前塵往事，更似未來層層阻礙。一時看得出神的金水不禁喃喃自問著：

「這擺，卒仔敢真正有法度飛過河？」